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三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班固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班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三十六

令教文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三册

卷六十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

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宋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曄林即位尊

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

於荆州立蕭頴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議不受詔

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皇良曰蕭子顯齊書云宣德

母鬱林即皇帝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梁王蕭衍定京邑太后

奏發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勸太后勸進令助為太后令梁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王受禪恭法皇后太子稱令命也

夫功不在賞 善曰言謂在位百官也

故庸勲之典 蓋闕曰

具也夫功不在賞善本不作故庸勲之典蓋闕曰

有行也庸用勲功也善曰言功績既高在

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

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施侔造物則

謝德之途已寡善本有也字成於萬物答謝

之道也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

不謝生於父母也子要不得有善本得下疆為

之名使荃宰有寄向曰雖不可名以主然要不可
 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善曰言
 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
 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
 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
 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
 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考昭曰誠存
 匪懈治道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梁曰公謂
 有寄也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
 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德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觀良久時也不改參辰謂九州也仰止謂天下不經
 皆仰望而至正視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
 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善曰陸賈新
 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樂紂不異星辰而
 止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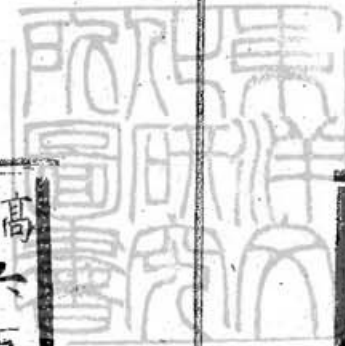
九星之序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
 是謂九星九星九光也詩小雅曰高山仰止
 儀揚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
 晦明隱鱗戢翼明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
 戢斂也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也
 以荃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蔽明於內乃得明
 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
 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
 也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統曰謂潛
 通經籍推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
 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善曰謝承
 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
 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師也
 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師也
 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而屈迹於萬夫之下翰曰劍氣陵雲

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護厚之道必致尊也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眾
 乘勢六韜太公曰唯聖人能之辯析歷天口而
 似不能言齋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七略云
 似不能言者大辯若訥善曰七略曰齊田
 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
 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文擅雕
 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也文擅雕
 龍而成輒削其善本無葉若彫龍之專擅也
 成則輒削除其葉草之本善曰說文曰擅
 專也七畧曰鄒赫子齊人善為之語曰
 龍赫言斲術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
 曰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葉如淳曰所作起
 草為爰在弱冠首應弓旌也齊曰弱冠二十時
 招引賢良皆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



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車乘招
 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詩云翹車乘招
 游梁朝則聲華籍甚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
 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天下謂梁王
 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容
 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
 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
 卿間名聲籍甚音義薦為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或曰狼籍甚盛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
 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善
 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
 酒王應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
 張老延君譽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
 于四方也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
 締構斯在室之日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

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締結
構合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
改元曰隆昌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
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
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
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疇良曰嘉善庸功莫無
爾庸後嗣是膺也帝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
厲濟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
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
一馬之田未為多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
推也愈益厲高也善曰言止有一乘推功之
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乘推功之
誠管子曰卜者金之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
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
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
環綿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



也高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銑曰漢酈曼容
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馬異每舍
止慶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
共論功軍中踞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
踞亦斯存也善曰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
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
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獨屏樹下軍中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號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翰曰擁執也苑旌旗之屬以麾眾也司部司
牧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
牧牧放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
蕭詵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郡山祝文曰
杖節擁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明帝於南
北風過秦論曰牧馬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不取南而下而牧馬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起兵援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
 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
 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惟彼狡童窮極凶虐
 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善本位行暴虐詩戮良善比之童僕也童謂東昏
 侯即位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位微子歌曰彼狡童高
 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童高
 不我好好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童高
 曰狡童謂紂也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滅也謂
 東昏侯無道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禮
 皆有冠冕無謂之冠矣之家廟秦義新曰弛禮
 崩樂塗民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告也言
 耳其軍旅誓戒衆士善曰何之元梁典曰
 告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
 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白羽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泚謀王室也

一麾黃鳥底定翰曰白羽白旄也武王伐紂

而紂軍平定言梁王除暴虐亦如之黃鳥一麾
 名底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
 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
 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
 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把
 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把
 既鱗下車亦瓦裂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其兵甲
 碎裂之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如鱗下
 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
 賀于武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致天之届誅也
 王也武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致天之届誅也
 手以揖致天之届拱揖羣后致天之届誅也
 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
 下拱揖豐功厚利無得而稱厚利於人無得

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善曰王命論曰
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
讓入無德而稱焉天下是以祥光掩至休氣四
塞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
也四塞煇耀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翰
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入曰河圖將來告帝
期又見五老入于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
龍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羨言五
老之其實無也善曰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
聞帝堯率舜等分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
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
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
老飛為流星入昴注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濟曰元大業成天地之功也元功劉琨勸進表曰
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功也元功劉琨勸進表曰

茂勳格而地狹于善本作四履勢卑乎九伯

帝有恩焉輜軒萃止南曰周賜太公履東西

狹於太公也九伯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

此也恩慙也九伯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復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

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

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

有使毛詩曰揚雄答劉詔書曰常聞先代輜軒
致其誠良曰其官其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
致其誠載於此故畧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
詩曰百辟其刑之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庶
匪帝之旨不遠而復良曰賦曰致誠無讓也毛庶

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
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善曰梁王周讓同平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
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善曰裴子

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傳季友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

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

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

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修

張良廟乃下此教蔡法諸公主

稱教者教示於人也善曰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地

入也博涉文苑至散騎常侍後

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

廷尉伏誅也

網紀之善若網先紀謂之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

是也網紀猶善若網先紀謂之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

曰網紀猶善若網先紀謂之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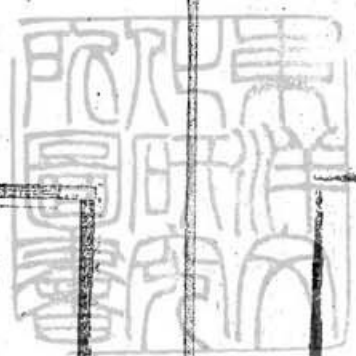
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夫盛德不泯義存

祀典曰向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遠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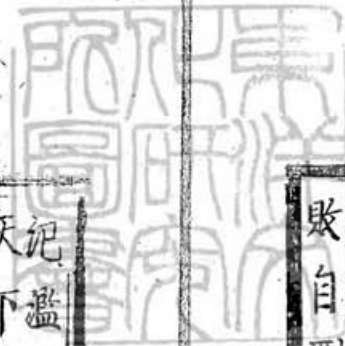
未也對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

興故孔子數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

今宋公撫恩此事彌深於情善曰論語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張子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此易繫辭云顏氏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於
行與顏回照明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
君與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
幾庶乎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也玄深蔚盛也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
下邳師又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又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黃石公謂張良讀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此為劉帝師也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
也黃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
夏諸侯不曾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
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



紀蓋於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賢軌也伊尹望冠德乃為管子房之首跡於此
管仲也如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
論語仲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若乃神交
善本也與之道契商洛翰曰子房受黃石
交神也與之道契商洛翰曰子房受黃石
公神也與之道契商洛翰曰子房受黃石
后畫策迎之以得天子位遂定契合也
曰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
曰謝遠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也
見謝遠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也
曰謝遠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也
園公綺季夏黃道契不墜班固漢書曰漢興
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生當秦之世避而
不易太子者良本顯默之際宵然難究
召此四人之力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乙

明默宵然深遠淵流浩漾莫測其端矣濟曰
難以究探也房之德深廣浩不測其端
其度顯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
而仰顯道之際難言我吳都賦曰頌溶沆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塗次舊沛
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序
行駕留城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
留侯爾雅曰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靈廟荒頓
遺像陳昧漢書曰像形昧暗也善曰范曄後
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
方朔畫貧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
雅曰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翰曰寔實也
閻也我懷人又曰過大梁者或行想於夷門游九
寢寐永歎也

原善本作者亦流連於隨會銑曰太史公過

於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東門也言太史

公佇思想侯羸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

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手文子曰利君不

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

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善曰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夷門監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

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
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

歸叔與曰其陽處父手文子曰我則隨武子

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

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濟曰蘋蘩水

草也行潦雨

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善
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藇藻之菜潢汙行潦
於鬼神也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申刊
烈業也善曰廣雅曰抒澌也西京賦曰慨
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

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修之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網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尊本教始義隆自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遠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教始所以篤教流化

孫也貴始者得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

蕃斯境

楚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王字彭城賈子同父異母弟也漢立交為楚王

王彭城賈子同父異母弟也漢立交為楚王

罰慶美國語太子晉曰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素風道業謂博通經學

鉞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

範法也後昆後嗣也善曰三國名臣贊曰

興長道愈鮮習鑿齒襄陽者舊記龐統曰方欲

裕後昆也垂本支之祚實隆鄙宗福宗盛也宗

本盛我鄙世楊脩曰述鄙宗之善曰毛詩曰遺

芳餘烈奮乎百世

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
 所聞之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而懦夫立志奮乎百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世之儒夫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
 灑掃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
 塋翳然感遠存往慨然永懷良曰感傷遠
 薄非所飄感遠存往慨然永懷良曰感傷遠
 慨然為歎而長懷也維善曰李陵書夫愛人
 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善曰李陵書夫愛人
 懷樹甘棠且猶勿翦則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
 不翦勿伐召伯木各善曰毛詩曰召公出為二伯
 止其德愛樹之下曉訟於後人追甄然墟墓
 思其德愛樹之下曉訟於後人追甄然墟墓
 信陵尚或不泯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禮曰
 墟墓之間未施棺於民而甄表也禮記周禮曰

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况瓜瓞結所興開源
 魏公子無忌五家也况瓜瓞結所興開源
 自本者乎與元王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况我
 彭城為本也瓞蔓也善可蠲復近墓五家
 曰毛詩曰綿綿瓜瓞也善可蠲復近墓五家
 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向曰蠲免後除也謂免
 掃便可常行也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

惠博步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
 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
 下廷尉於獄中賜死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

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也

問秀才高第明經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

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朕聞神靈文思之君

聰明聖德之后良曰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君

堯聰明文思允安國曰言尚書序曰昔在帝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濟曰體象大道功

者如望之不可及也善曰文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

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善曰聖人功成而弗居

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風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華封致乘

雲之拜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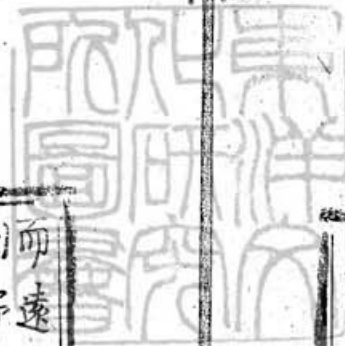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壽則多富則多壽則多事

也禹治天下以五聲為求士謂求賢士簞鍾架
 我語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
 鐸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五達之道
 旌應物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
 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
 筍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
 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用能敷
 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也
 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
 餘烈已見上文朕負奉天命恭惟永圖
 寅敬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
 長圖善曰爾雅曰黃敬也尚書曰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又曰慎審聽高居載懷祇懼曰
 乃儉德惟懷永圖也審聽高居載懷祇懼
 也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



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雖言事必史而象

曰予小子夙夜祇懼也左史書之而象魏也

闕未箴濟曰雖言事則戒象魏天子闕也

以命百官為箴之言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

之有直言之士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

范擘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魏闕也

門言公卿皆尸寤寐嘉猷延佇忠實翰曰寤

猷于善道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子大夫選名升學利

用賓王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大學利於

而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論曰卿論秀士司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三統曰懋義也

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修經中

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

四者何為通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

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崔寔正論曰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以四科取

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

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

縣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鹽梅向曰以子大夫屬

也望善曰尚書曰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濟曰周

位不修藉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虢文公諫

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宣王遂納其言善

曰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漢文缺三

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推士之義賈生置言修藉田賈誼諫曰位亦不

不耕或受之飢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藉田

之禮天子三推帝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

子三推漢書曰一文帝即位禮記曰躬耕帝藉天

不耕或受之飢一文帝即位禮記曰躬耕帝藉天

言始開籍田也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良

人以食為天若無入不生也善曰漢書食

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不食者以民為天民以食

為天尚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

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銑曰

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

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不可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朕式照

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也

前經寶茲稼穡向曰稼斂曰穡田也齊重也

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而朱紘戒典田之禮也青旗藉田之日將行藉

勅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

賦禮記曰孟春之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

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

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朱紘將使杏花嘗

葉耕獲不愆氏翰春秋曰昔杏花始生於是耕也獲

收苗也愆失也善曰杏花始生於是耕也獲

此謂一耕而五獲也先者於冬至五旬七

日莒始生莒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

曰莒草也蒲清剛犬冷風述遵無廢中為隴廣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

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

法也善曰呂氏春秋後稷曰正其行通其風

欲廣以平則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

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正其行通其風

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蕭冷風

以搖也而釋耒對佩牛相沿莫反耒向曰釋耒

長也而釋耒對佩牛相沿莫反耒向曰釋耒

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見人佩刀劍者謂之

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守起田畝言刀劍者謂之

易相習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

者復不知改也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

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無

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綠也

貧擅富浸以為俗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其利以富家兼并貧人為常

俗之常然如水浸物善曰以毀壞言兼并之家
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
李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小入富者兼役貧民
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小入富者兼役貧民
為主固宜不謬其以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善曰中爰均田也懼驚擾愚民也
善曰漢書曰爰均田也懼驚擾愚民也
畝下田夫三百畝歲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
休三歲更為一易中田夫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
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為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鴻音赤善本鹵魯可
腴恐時無史白可濟曰瀉鹵薄地也若使此
人為渠引水溉之也史起引漳水溉魏地引
公利之渠引水溉之也史起引漳水溉魏地引
史記曰灌旁終引古鳥鹵兮生稻梁又曰決漳
水兮灌旁終引古鳥鹵兮生稻梁又曰決漳

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興廢之術矣
既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矣
陳厥謀與者曰直陳其謀易田引尚書序曰
蘇曰夫厥謀孔安
國曰夫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云君子以議獄緩
死則其輕重之情以緩殺刑人命深重也敬
規則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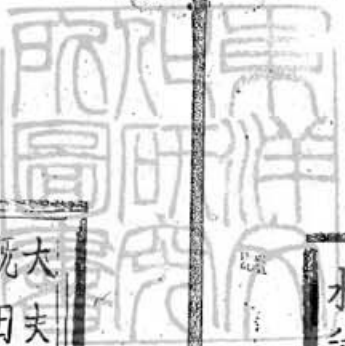
法卹刑虞書茂典欽我欽我惟刑之卹我欽
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欽我欽我惟刑之卹我
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自氓俗澆弛氏法令
滋彰逐末也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
為天下壞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

肺石少不究之民善字棘林多夜哭之鬼
善字棘林多夜哭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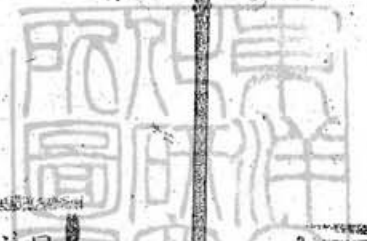
洗典渠同老子曰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

肺石少不究之民善字棘林多夜哭之鬼

肺石少不究之民善字棘林多夜哭之鬼



翰曰周禮大司寇以勝石達窮民之冤肺石
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冤訟者立於傍主司收
謂誅無辜也言冤人且多復有無辜者鬼哭
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赤
廷尉大夫自以不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九
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
曰鬼哭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
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
有殞霜之應朕所以明發動容畏食與慮
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畏食與慮
明發謂夜待明也畏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
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貌與思慮言憂也此刑法
王自朝至于明中不寐尚書曰文傷秋荼之密
網惻夏日之嚴威刑銑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



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疑暗
左氏傳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
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
冬日可畏永念畫冠緹追刑厝衣冠使異於
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皆不犯故求
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
之緹遠也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
之緹遠也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
思兒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徒以百鑊環輕
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鑊環輕
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也百鑊金
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
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
謂周也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鑊孔安國曰穆王六兩曰鑊
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
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

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墨罪五百鬪罪五百官罪五百刑罪五百
罪也五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董翰曰韓子云
上地守行部邑見深澗因謂左右曰不入者良
狂童禽獸入此乎曰無妄于曰此不入者良
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用法天下寧有敢犯者
遠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也
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中深澗峭如靡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峭然必死則民莫敢犯
乎對曰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
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
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九鳥獸未孕曰禽
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
故雖趙亦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太倉令齊
號曰秦亦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太倉令齊
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
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
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骨肉
刑故稱漢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
刑詩曰三王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榮榮令
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榮榮令
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請北闕文下歌
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北闕文下歌
傳曰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此雞鳴緹縈詩
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之詩然雞鳴緹縈詩
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秦二途如爽即用兼
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濟法二途如爽即用兼
乘也昌明必行則寬猛無而用之明所安者
何用也昌明必行則寬猛無而用之明所安者
其用也昌明必行則寬猛無而用之明所安者
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禹拜
所覽朕將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禹拜
親覽朕將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禹拜

又問聚人曰財次故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

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貨者通

以聚人曰食二曰尚書曰八泉流表其不匱懋遷

謂遷有貨至漢書曰貨之流使其不匱懋也

為之流如泉也尚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市如淳

曰懋遷有無化居也帝既龜貝積寢緡曼緡

兩專用錢以緡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

也緡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擗更

帝初竿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武

凶歲糴釜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則銷磨缺漏減薄三

倍也善曰言錢之銷磨缺

業中產闕游歲之貨者兼辰謂貧人不濟

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費猶用也

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

其妻匠計之班固漢書文百帝貧曰上嘗欲依露

左氏傳晉游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

字書曰游仍也惟瘠莫邱隱無捨矜歎惟思

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數之至也善曰毛萇

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

休寶善命字下邱恭斜之谷開而出銅濟曰

天廣臨下民賜我羨寶山中開而銅也帝

漢書曰蜀上都太守劉峻啓上曰南廣郡界蒙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山有銅坑，坳則得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翰
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
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善曰：左氏傳曰：王
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
下拜，漢書曰：釋其未釋，治鎔，炭應劭曰：鎔
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充都內之金
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
紹圓府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為周
百姓賦錢職事，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
太公為周立九府之法，李奇曰：但赤反深巧
真即錢也。將繼太公之法，職事也。但赤反深巧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赤銅為錢，言下以
奸巧而私鑄者，深以為患。榆莢，亦錢也。漢時
以秦錢重難用，更為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
輕也。善曰：言今欲鑄錢，赤反榆莢，輕重難為
鑄宜



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無用，難可準。平漢書
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反一
當五如淳曰：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淳
以榆莢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
曰：不可古者，量貴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
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甚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
不廢重於乎有子權母，而作輕幣，而行之，亦
毋輕謂子權乎也。若物直千而作二，而母當一，重
則子權二百平之也。應開塞所宜，悉心以對。銑
劭曰：權其輕重也。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
以對之。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
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研慮
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
推變見事也。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翰曰：理其歷數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翰曰理其歷數

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治歷明時毛詩曰去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
湯武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善曰周之德周子
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善曰司馬遷
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係乾圖云三百
歷改憲史官田太初欽公平銜有餘分
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以繆錯璇璣不
文象不稽冬至之日在斗則四分數
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斗則四分
春也而以義益以遠矣今改於四分
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於四分
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
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火雷
曰冬至以為明德夏至為刑南子
分命顯於唐官文
條炳於鄒說謂鄒衍說天五勝歷數
善曰尚書曰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
又善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

夷廢職昧谷虧方
良曰堯時乃命羲仲宅
也廢職謂夏義和酒淫廢善曰亂日也昧谷日
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善曰言司歷之官
廢也見上昧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谷已見上昧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向曰漢高祖斬白地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
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與乃
有黃星見於漢書曰高祖夜徑澤善曰言五
德之次序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善曰言五
地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地後入來至地所
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地當道今者赤帝之子斬之魏志曰
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墟
善曰文不言後五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
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秦
紹天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行曰謂律歷五
莫敵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行曰謂律歷五
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纂
善曰方言曰軫矣謂相乘矣也

善曰方言曰軫矣謂相乘矣也
朕獲纂

卷之二十一

洪基思弘至道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

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

頌曰武劄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

道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光輝美而相應

風雨四時和順也四時和曰玉燭善曰尚

書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

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

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良曰克

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

峻德之美不遠而義和敬順天時復還於理

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曰欽若昊天也善其

曰尚書曰克明峻德又曰欽若昊天也善其

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濟曰夏后氏

尚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二

人驪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

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

分別明白書之善曰禮記曰夏后氏尚黑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

黑馬曰建丑之月為正月於生色白翰白色

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

別白指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籙符也秉執也

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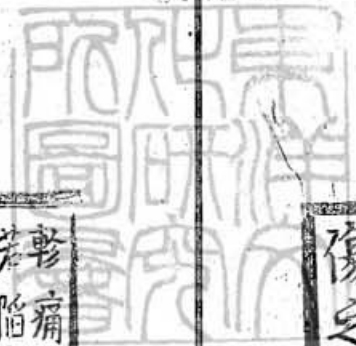
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四時之

不天也帝王終始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

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

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逐人也

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御入極俗五辰空撫九序未歌五向之辰命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今未歌者謂其未治也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木土穀惟修德惟善政在養民水大金木土穀惟修功惟利用厚生惟和九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銳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官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八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若墜之惻每勤如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墜塗炭左傳云視傷之念恒軫民良曰傷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



軫痛也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左傳曰國之與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憂貧子注曰軫轉也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憂貧善曰應劭曰省徭者役也四境無虞三秋式稔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四方無虞子一入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襄曰四時皆象比類不唯秋而多黍多稌社不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社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翰曰穀也後漢張堪為滄陽太守入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之德樂不可支言今不與此歌謠也幽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數者盈多也善曰毛詩曰卒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滄陽太守勸民耕種以政殷富有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

歲**豈布政未優將疲**善本作**民難業**豈由布

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

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周禮曰以

罷土教**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

厥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也

無不同心正其君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

曰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

宏義也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也

又問**惟王建国惟典命官**向曰惟辭也建

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善曰周禮曰惟

王建国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

也下同川嶽九卿象河海三公象岳九卿法

也善曰春秋漢舍寧曰三公象岳九卿法

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

然後**洽才授位**善本作**揆務分司**翰曰仁義

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修則為人紀綱皆其

後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

司主也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仁義忠信樂善不

其天爵而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曰天

文地理無私親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天是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鳳皇至故以鳥名

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白鳥司至青鳥

文選三十六 二一五

於鳥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
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
均曰朱宣少吳氏鄭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
疑官名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
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疑成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齊濟相讓
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
我宗變祚典樂龍作禹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
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
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朔以土承火色尚
各彰曰庶績其疑孔安國曰疑成也周官
三百漢位兼倍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禮記曰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
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
至人相今云燕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情
本善



作情寔繁齊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
也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
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
玄曰游惰罷入也若閑冗畢善本作棄則橫
尚書曰寔繁有徒若閑冗畢善本作棄則橫
去聲議無已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盡
首悅申鑑曰為棄廢則怨嗟橫議無已善曰
恤下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笏向冕
處士橫議也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笏向冕
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則坐為談讒者
益復多積也彌盍也善曰魏志郭嘉說大
祖曰劉表何則可修善詳其對銑曰則法也
坐談容耳何則可修善詳其對銑曰則法也
何法可修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善
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
當詳慎之毛萇
詩傳曰詳審也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與周公以

西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

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

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邑良曰言雖小

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

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癘惡樹之風聲

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大夫廉

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至有旦撫鳴琴日置

醇酒而治曹參為丞相曰置酒宴賓客來者

皆發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自醉客終不得言

善曰呂氏春秋曰處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

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

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濟善本俗於仁壽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法

而作躋俗於仁壽之地不害於人也雖嚴肅

義故使人登壽考也臨也域亦猶地也

善曰漢書曰蕭何也臨也域亦猶地也

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掾音

而不殘也下之有惡吏之罪也犯吏之仁賢黎民不

吏之罪也下之有惡吏之罪也犯吏之仁賢黎民不



深汰太珪符妙簡銅墨謂沙汰珪符謂刺吏

文選三十一

二十七

銅墨謂縣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
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
決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諸侯執文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
誅曰妙簡非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
長皆秦官秩六百石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以上皆銅印墨綬也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
止其傍肥親往觀之親曰與恭俱坐桑下有雉
犯境一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
也言今雖以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
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
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觀行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觀行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化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
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
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入在朕前湊其智略
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入在朕前湊其智略
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東郡守有詔賜壽王出
曰事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
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
史縣令亦如此善曰漢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豈薪楛由之
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楛由之
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翰曰楛積弘大簡
樸薪之楛用之此言如山木茂盛萬民得採
為薪而積用之亦如賢人衆多國家得用也
文子云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不
一目今為一月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

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
 賢者豈薪積之末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毛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楛之毛萇曰
 木茂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與也揚於河朔吾王談天周以該之文子
 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
 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謂無或侵誤執事之
 不盡意正辭以對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
 大枉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疆國罔
 圖惟舊禮曰上智之人且利於國無謀於舊法皆
 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疆國苟可以疆國善曰
 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



法其故苟可以疆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
 溺無待於規行濟者不擇食拯濟沉溺者豈待
 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善曰毛詩曰
 泌之洋洋可以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
 者見之洋洋可飲以療飢音義與瘡同家語曰
 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危朴子曰規行矩
 步不可救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
 火拯溺也
 風而並烈齊桓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謂其
 改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也盛也王善曰
 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
 而名施後世左丘明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
 勤而撫之以後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
 大彭豳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
 也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戰國策趙王謂趙
 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農及兵戰之也今因

不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曰
 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曰
 白記過儒生况文史也棄本徇末厥弊滋多
 之曰徇本也而入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李奇曰本農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
 也末賈也
 文章於鄭衛齊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謂宣
 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之和不可變者
 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樂過
 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
 為殘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
 幸宮觀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
 曰辭賦賦觀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
 女工有綺縠音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
 樂有鄭衛也
 權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



善曰考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
 學未可與權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何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問以弓騎女子為桑以資衣食鄉
 間之問習於弓騎以備戰也善曰孝經鈞
 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
 王胡服也以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
 習騎射也
 學此五都人叛故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
 歸五都之道庠序亦學善曰漢書曰王莽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
 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石其道奚若爾無面從爾汝也面謂對
 民也
 尚書曰予違汝弼女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折其紀曰不綱謂河

州郡為羣賊分折以借稱之善曰班固漢

書述曰考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也高書宋人失馭

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折離居也淮水二水各

淮汴崩離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水二水各

善曰荅實賦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

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

離折而不朕思念命字作舊民永言攸濟曰

能守也宋經離亂之民永言孝思尚書曰子

舊民謂晉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

攸所也若涉淵水故選將開邊勞去安

惟小子若涉淵水故選將開邊勞去安

集來良曰復軍將開邊勞者使集百姓之勤苦賜

嚴尤上疏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人遠戍又班

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人遠戍又班

來還其居而能勞也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曰

戎狄納言款誠通其和親而布德以悅

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

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歌

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也

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者華君遣使臣

也皇華之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季武子如晉

三十一



卷之六

三十一

夷遽北歸之念濟曰關秦也洛陽南望

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遷競也夫危

葉畏風驚禽易落霜銑而畏風鳥謂秋木之葉沾

乃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善曰漢書上曰單

擊者不可以風過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

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

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

也其飛徐若創痛也射者至此乎更羸曰此

未息而驚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

于戈聊用辭辯蓋用辭辯其易為誅伐片言而

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五州北齊所據片言



之辯一說可求而定之京兆左馮翊右扶風

曰三輔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善曰漢書

見額延中尉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

志以沃朕心翰曰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

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

與政事論說諸侯禪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

彼言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以文害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武帝年

任彥升號曰天監

天監三年

策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

也而齊東昏侯無道比之於紂兵長驅至國漢

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

山尚朱買臣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因藉時來乘

此歷運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

也乾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當辰永念猶

懷慚德而向曰哀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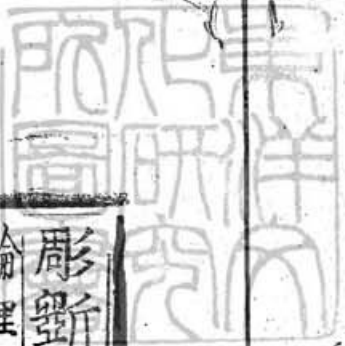
樂于而立尚書曰成湯友何者百王之敝齊季

斯甚漢書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弊季謂末年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濟曰言如掃地而言衣冠

書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

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彫斲善本作元方經綸草昧銑曰彫斲元方

繪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

營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

與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採三王之禮

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向曰三王

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官天子之

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

未實始曰百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

貞論倉廩實而禮節善曰尚書曰百度惟

用靡資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用無

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百姓不足
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
則惻隱深慮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非仁也惻隱之心孟子曰無惻隱每時入
芻蕘歲課田租濟曰芻蕘草也善曰漢舊儀曰
民田租芻蕘以給經用愀子然疚救懷如憐
也尚書曰百里納蕘用愀小然疚救懷如憐
赤子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
曰禮記曰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曰
作色而對曰賦曰情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
子惟民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
其康又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
饒安發令其安使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
於天之下也譬如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



一入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
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
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九
平也耕有三年之蓄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
將去之周禮曰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周禮曰賦謂口出泉子大夫當此三道利
關市謂占會百物也泉子大夫當此三道利
用賓王賓王謂三道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
賓客王已見善上三道斯理何從行聞良說此
何從謂必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
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善曰顏延之
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發侯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向少時有志於學

也為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之行與光武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於學開書速而有志焉

卷而獨得其趣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八潛識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陶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翰曰九流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農六曰禮樂射墨七曰從橫八曰雜九曰農六曰禮樂射墨七曰家謂諸子九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劉歆總羣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數術畧有方技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雅曰頌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



之六藝一曰書二曰禮三曰樂四曰射五曰御五曰書六曰禮二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其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月日向之餘靡無也善曰尚書曰兢兢業者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聽覽餘閑無事棄日魏畧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日之餘兩者月之餘者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偃臥必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至德動俗邑中化之也

昔紫衣賤服猶化

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五

齊風 良曰齊桓公好服紫國內盡服紫也善曰韓
 子得齊桓公好服紫國內盡服紫也善曰韓
 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莫有衣紫三日
 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
 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鄙俗長纓曰鄙君好服
 也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亦皆不服
 好長纓左右對曰君好服長纓甚貴鄙君患之問左
 右君因先自斷其纓也雖德慙往賢業優前
 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雖德慙往賢業優前
 事則優於前事意欲播紳官服也且夫搢紳
 道行祿利然也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漢書贊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朕仰善本字心駿骨非懼真龍說燕王郭隗
 古之君有以千金馬已死乃以五百金市或人
 請求之三月得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市或人
 馬君之好還君大怒人曰馬骨且猶買之天下
 知君之好還君大怒人曰馬骨且猶買之天下
 馬至者二好馬今王誠願求賢士從郭隗始莊
 子云葉公好龍室屋皆畫龍形而天之真龍
 聞之窺頭是葉公不好真龍言今傾心好而走
 失其魂魄是葉公不好真龍言今傾心好而走
 而市駿馬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
 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
 市千金馬者三年不得人請大怒之三月得馬
 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請大怒之三月得馬
 馬於市且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矣於市且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
 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
 似葉公寫龍於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盡以寫龍於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也朕仰善本字心駿骨非懼真龍說燕王郭隗
 古之君有以千金馬已死乃以五百金市或人
 請求之三月得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市或人
 馬君之好還君大怒人曰馬骨且猶買之天下
 知君之好還君大怒人曰馬骨且猶買之天下
 馬至者二好馬今王誠願求賢士從郭隗始莊
 子云葉公好龍室屋皆畫龍形而天之真龍
 聞之窺頭是葉公不好真龍言今傾心好而走
 失其魂魄是葉公不好真龍言今傾心好而走
 而市駿馬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
 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
 市千金馬者三年不得人請大怒之三月得馬
 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請大怒之三月得馬
 馬於市且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矣於市且不能替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
 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
 似葉公寫龍於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盡以寫龍於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

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
 也今君之好士也也好輜緇薄青紫如拾地
 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好輜緇薄青紫如拾地
 芥言良曰輜輶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
 載之書曰取之易如拾地草也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緇紫韞接街
 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似似車載之爾言多也取之
 如拾取貴位之服如似似車載之爾言多也
 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惰好為游戲以
 廢道業者十家有九善曰惰游已見上文
 也鳴鳥幾聞子衿不作濟曰周書云收周勗
 道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
 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



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
 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鳥
 鳳也幾無也詩云青青子衿刺廢學校也言
 今不作詩發刺之是不勸也善曰言古者
 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
 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
 然言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
 也詩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弘獎之路斯既
 然矣則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既然猶
 寔應有良規銚曰善曰小雅獎勸也猶其寔
 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善曰魏志
 明帝報王即詔曰欽納至言忠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諛謗木於茲三年矣良曰立鼓
 諫君擊之已三年矣於闕有非謗使人擊之
 帝立之已三年矣於闕有非謗使人擊之

諫之鼓舜立誹謗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

日伏青規 善本亦 罕能切直 非翰曰言諫人於

庭希能切直 善曰天子內庭也 以青色規之而

諫者伏其上 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

曰如衆輻之集於輻也 范曄後漢書曰詔問

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 漢書曰史丹

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應劭曰以青規地

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又黠之敢

諫爭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法曰將謂齊末

也 風流而遂去乎 諱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

也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淮南子曰

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 將謂朕空然慕古

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

虛受弗弘 心受物不 大乎此 疑問之辭而 善

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然自君臨

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 然自君臨

萬寓介在人 善本作 上 翰曰寓國介獨也

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漢書何

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疏為左右 漢書曰

遂下邳於洛陽 獄詔城死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

朔方也徙遷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

上疏帝覽而歎息 因起更衣 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 事遂漏露 程璜遂使人飛章

言邕於下邳 洛陽獄不得以赦 令除也 睡五



馳任有違論輸左校 翰曰李膺為河南尹 罪

膺持罰之元 羣乃行 賂於宦豎 膺乃坐論輸

於左校 賈不和 貌輸役也 言從役於左校

之謂論其罪而輸作也 漢書陳萬年傳曰論

輸府下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 時宛

陵大姓 羊元羣罷 吐海郡 賊罪 狼藉 膺表 欲

大星三十一 三十一

罰其罪元羣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而使

直臣杜口忠謹絕路善本左校今丞也善曰漢書

為諸侯報怨聲類曰杜忠臣之口外將恐弘長

之道別有未周向曰直臣雖不嘗有讒邪所

君曰將辭也檀道善曰韓詩曰謝安為桓溫

司馬不存小察悉心意善本作以陳極言無隱

良曰悉盡也言盡心以陳無有所隱善曰

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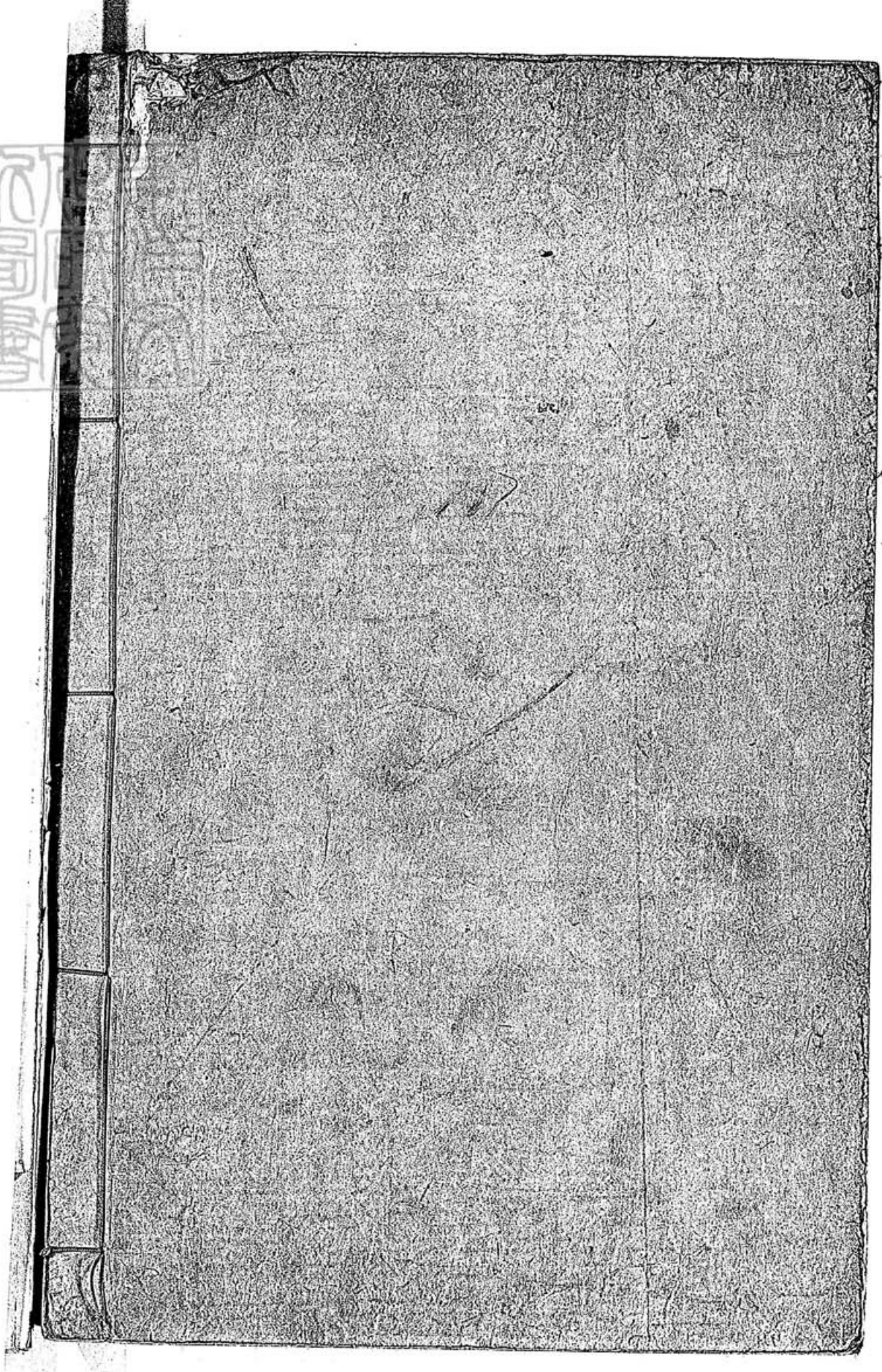
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

文選卷第三十六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